



融媒体报道

文字撰稿:本报记者 卫雨檬 战地记者 李伟欣 赵婉姝 特约记者 邢邦明

融媒体制作:赵婉姝 王伟 访谈专家:军事科学院 徐飞 无人机执飞:刘宇鑫 赵婉姝 版式设计:梁晨

会师金汤桥:一座城市的浴火新生

沙场回访

在72年前那场战斗中,“金汤桥”的命运却和名字恰恰相反

水波荡漾,游船在长鸣声中,缓缓穿过这座通体黝黑的钢结构桥梁。

一个多世纪前,巨大坚实的金汤桥建成于海河之上,其名取自“固若金汤”。

七年前夕,记者走上重修后的金汤桥。桥身全长约76米,记者从桥面走过,全程不过2分钟。倘若两人自东西相向而行,只需1分钟就能碰面。

72年前,为走过这短短1分钟的距离,解放军将士跨昼夜连续激战了19个小时。

如今,一座“会师金汤”雕塑立在桥头。司号手高昂起头,吹响进攻的号角。顺着军号的角度仰望天际,激越的冲锋号仿佛就在耳畔响起。

当年,攻打天津这样一座拥有200多万人口和众多工厂、商店、银行的大城市,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难度是空前的。

战前,距离金汤桥约20公里外的前线指挥部内,一张详细的城防图铺在解放军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办公桌上。

天津地形复杂,市内被河流切割成若干地区,周围又是沿海洼地,易守难攻。一条40余公里的护城河环绕天津。寒冬腊月,每天都有守军前去凿冰破河。护城河旁的城楼上设电网,每隔20至30米就有一处碉堡。城池内外,有大小碉堡1000余座。

刘亚楼的对头,是长他18岁的福建老乡陈长捷。凭借复杂地形、坚固工事和13万兵力,陈长捷自夸天津城防系统“固若金汤”,有固守的“绝对把握”。

战前,一首歌谣广为传唱——“攻打天津,天津修得好呀,城外有战壕啊,城内有碉堡啊……攻打天津,战士热情高啊,你写战书啊,我把决心表啊……”据考证,这首歌原曲是解放军进驻东北后创作的。随着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天津的步伐,被改编为现在的《攻城战歌》。

将士们的决心和斗志,在高昂的歌声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夺取天津,将是一场极其艰巨的攻坚战。上级限定3天攻下天津,刘亚楼的表态却出人意料:“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大天津堡垒’打个稀巴烂!”

站在杨柳青镇药王庙东大街旁的停车场上,记者一行驻足四顾,寻找着“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的踪影。谁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指挥部竟藏在如此偏僻之处。

踏入一处极具年代感的四合院民居,历史就在眼前。房间内,刘亚楼下达总攻命令的仿真雕像,还原了历史一刻——1949年1月14日清晨,天津上空浓雾弥漫。趁着浓雾的掩护,攻城部队进入阵地。指挥部内,刘亚楼右手拿着已接通各纵队指挥部的电话,双眼紧盯着手腕上的手表。

10点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击开始!”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顷刻间,大炮齐声怒吼。

由于天津市南北长、东西窄,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

伴随炮火轰击,攻城部队搭桥渡水壕,冲过冰冷的护城河,在坚固的城墙防御体系上打开一个个缺口。英勇的解放军逐街争夺、巷战推进,两路突击队伍一步步向金汤桥挺进。

在72年前那场战斗中,“金汤桥”的命运却和名字恰恰相反。15日凌晨,解放军完成“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既定战略,会师金汤桥上。

恰逢隆冬,海河被厚厚冰层覆盖。金汤桥桥面上、桥下的冰面上,数万指战员或举枪欢呼,或相拥而泣,或跳跃大笑。

战斗仍未结束,会师的官兵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又要赶赴各自的战场。10个小时后,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宣告胜利解放。

“解放战争拖不得”是毛泽东当年做出的著名论断。今天,我们回顾这场29小时的速胜,再次对那些有勇有谋、不畏牺牲的解放军将士钦佩不已——

34万攻城部队伤亡2万人,伤亡率仅6%,相比太原、济南等经过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才获胜的战役,创下了伤亡率最低纪录。

天津解放,大大推动了北平和谈的进程。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的诞生翘首可盼。

她身后那面砖墙上,是用皑皑白雪拍打出来的四个大字——“迎接光明”

暗红色的旗面上,“杀开民权门”五个大字威严凝重。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内,馆长王培军向记者讲述了这面旗帜和小战士钟银根的故事。

民权门,是人民解放军攻打天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战役打响后,钟银根所在的尖刀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3分钟就突破了民权门。

旗手钟银根冲上城头,将战前首长授予该连的“杀开民权门”大旗插在了城墙上。这面火一般耀眼的红旗刺痛了敌人,他们不甘心失败,集中所有的火力向解放军射击,企图与我军争夺阵地。

红旗被淹没在硝烟迷雾之中。“保卫红旗!”钟银根第二次冲了上去,牢牢地抓住旗杆。

这时,一枚炮弹落了下来,钟银根的双腿一阵麻木,昏了过去。当他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过来,一阵巨大的疼痛袭来。身下淌满了鲜血,他强忍疼痛想要站起来,才发现自己已失去双腿。

然而,捍卫红旗的信念支撑着钟银根。慢慢地,他移动着被炸断双腿的躯体,抓住旗杆,凭借着一块大石头,再次把红旗竖了起来。

炮火下,红旗数次倒下,钟银根又数次将红旗竖起。他忍着巨大的疼痛,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将身子重重地靠在一个斜坡上……钟银根半躺在那里,咬着牙,用肩膀拼命地抵着旗杆。远远看去,他与旗杆融为一体,他的身体就是旗杆!



天津金汤桥今日风貌



航拍红色地标



解放军报微博



学习军团微信



34号车事

文扫描内容

枪炮声还在响着,战斗还在继续……

“我是旗手,不能倒下,要让红旗为战友们引路!”这是奄奄一息的钟银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倾尽所有力气,两肘撑地,用面颊顶着,把红旗高高举起。

不倒的红旗重新飘扬在民权门上空!年仅16岁的钟银根,却在战友们的冲锋喊杀声中,慢慢闭上了眼睛。

看着纪念馆里那面穿越炮火硝烟、浸染着鲜血的旗帜,在场的参观者们无不动容。

红旗永远不倒!在解放天津战役中,众多像钟银根一样的官兵舍生忘死、奋勇冲锋,将红旗插上敌人的城墙、碉堡,插在金汤桥头。

“部队走在进攻的路上,在海河边我们把您安葬。像种子撒开了土壤,让勇敢之花在春天里怒放。”

临终前,“特等坦克功臣”张亨亭念念不忘“打到金汤桥去”。战友们将他埋葬在海河边。第二年清明,不知是谁送来的花圈,一个、两个、三个……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沿着海河,记者从古旧建筑丛聚的街区,走向清新秀丽的休闲公园。看着路上游人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们恍然明白:是一种怎样深厚的伟力,在支撑着那面永远不倒的旗帜!

当年解放军攻入天津城,在赶往会师师的路途中,遇到特地赶来支持的南开大学学生。得知部队要去金汤桥,他们急切上前:“解放军同志,金汤桥我认识,我带你们走。”

那时的南开大学,有许多心系国家命运的爱国学生,女地下党员曾常宁就是其中之一。天津之战,她借助其父亲的特殊身份,设法掌握国民党军政要员、军事部署、城防设施等方面的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为天津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津战役纪念馆里,记者凝视曾常宁当年的一张照片——白色围巾,利落的学生头,望向镜头的青春眼眸里满含笑意。她身后那面砖墙上,是用皑皑白雪拍打出来的四个大字——“迎接光明”。

那个冬天,新生的天津城,红日照耀白雪,红旗迎风飘扬。和曾常宁一样,天津城内数百万人民翘首期待春来。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位92岁老兵轮椅上的庄严敬礼,昭示“为党牺牲,无比光荣”

当一座桥的名字与一支部队相连,这座桥就具备了更广阔的生命。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战斗英雄、杰出共产党员王占山被授予“七一勋章”。

轮椅上,这位92岁的“金汤桥”老兵挺直身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共产党员就要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党牺牲,无比光荣。”王占山永远也忘不了入党介绍人、老指导员马占海对他说的话。

72年前,王占山所在的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〇四团七连,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在指导员马占海的带领下,入党才3个月的王占山和战友英勇投入战斗。

在攻入金汤桥的途中,指导员马占海不幸中弹,向战友留下一句“代我指挥”,便闭上了双眼。七连官兵拼死冲锋,多次击退敌人反扑,完全占领金汤桥,为攻克天津打开一条通道。

战斗结束时,战地摄影师给被授予“金汤桥连”荣誉称号的七连官兵照相,原本100多人的连队打得只剩24人。望着牺牲的战友,20岁的王占山落泪了。

踏访金汤桥归来,记者拨通了“金汤桥连”现任指导员于恒的电话。

“血战金汤桥后,那张还剩24人的合影,现在就挂在我们连队的荣誉室里。”于恒说,“队伍里举旗的人就是老英雄王占山。”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边境自卫反击战……从金汤桥出发,“金汤桥连”官兵不断书写着新的胜利。2019年10月1日,官兵擎着“金汤桥连”战旗走过

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今年,我们连每人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先辈,一封写给未来。”于恒告诉记者,金汤桥之战始终是连队最光辉的那面战旗,激励着官兵们苦练杀敌本领,为人民而战,为胜利而战。

巍巍金汤桥,连通今与昔。在桥上战斗过的官兵,留给这座铁桥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在桥畔生长生活的人们,铭记这段光辉历史,奋进在追梦的新征程。

6月毕业季,青春飞扬。从金汤桥向南5公里,南开大学校园中,2021年毕业典礼正在举行。

“今天,我们即将奔赴未来,我选择在新疆戍守平安……”铿锵有力的致辞,来自毕业生代表阿斯哈尔·努尔太。

2017年,习主席给8名南开大学新入伍的学生回信,称他们“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样”,阿斯哈尔就是这8名学生之一。

两年军旅历练,阿斯哈尔入了党,献身军营的信念更加坚定。如今,完成学业的他通过选拔招录,即将重回部队。

“当年,我军在金汤桥取得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我们也要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阿斯哈尔说。

第961期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将革命进行到底

踏访天津金汤桥归来,记者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飞进行了交流。



“会师金汤”雕塑

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曾说过:“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决策上的重大问题。”您怎么理解天津战役胜利的意义?

专家: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炮兵、坦克兵、工兵等特种力量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

战前,我军对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的协同动作进行反复研究,制定周密计划并组织演练,确保了总攻后10个突破口中有8个被一举突破。天津战役的作战经验,对诸兵种协同进行大城市攻坚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专家: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提出了三种基

本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这是比较彻底的方式。

“北平方式”,就是兵临城下,以打促谈,迫使敌人接受和平,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这种方式,较“天津方式”彻底性要差一些,但是可以减少人员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

“绥远方式”,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予以争取或改编。这种方式,较“北平方式”更宽松一些,但有利于集中力量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

三种方式的综合运用,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记者:采访归来,我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解放天津是武力的对决,也是智慧的比拼。您认为未来战场对指战员素质有着怎样的要求?

专家:战争形态不论如何演变,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始终是人。随着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的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对各级指战员的要求,不是变低了,而是更高了。

未来战争也意味更多的未知,必须努力适应时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勤于思考、善于总

结,把岗位练兵、实战化训练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未来战争规律性的把握。

记者:天津战役打响前,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战前动员官兵的重要内容。各部队广泛开展战前鼓动,号召创造“打得好、纪律好、团结好”的“三好”连队。这一做法有什么现实意义?

专家:天津城防坚固且有重兵驻守,同时也是华北第二大城市,有着众多工商业设施和200万人口。既要解放天津,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座大城市,这就要求攻城部队既要能打善打,又要遵守党的城市政策纪律。

在总攻天津的作战中,各部队英勇顽强、团结协同,以较短时间、较少伤亡取得了胜利,工厂、学校、主要建筑物和租界区均未遭到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解放军做到了“缴获归公”“秋毫无犯”,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扬。